



11/10/02



序

管人於朋友死生之際何惓惓也而尤致意于文章
著述使人有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之歎斯無負於後
死者之責也夫柳子厚歐陽永叔出入進退自致於
人主之前行事固多足紀而韓退之之哭子厚云子
之文章而不用世一斥不復羣飛刺天王介甫之哭
永叔則云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
其人可知率皆以文相厲愛其流傳憂其墜失况乎
以布衣之位涉亂世之流而死或非所其爲散佚可



勝道哉此陳子伯璣所以有六家古文之選也而徐
聘君巨源之集先成余不及見巨源嘗讀其文矣今
又得讀其遺稿知其死生之槩嗟乎死生者一時之
身也文章者千秋之身也天之生人而難乎其才生
才而難乎其用用之於文章矣而難乎其相遇之時
時之所遇而以行墨逢人囁嚅避咎天則陰棄其言
而顯庸其身若夫怵悵幽憂放言獨往道嘗然而爲
不易之辭俟將來而爲難信之說論與世違事肆而
隱則顯僂其身而陰護其言使巨源而得志有爲于

時必死闕下死城下死鼎鑊斧鑕死江潭不得志則
死于盜而已矣其決一時之性命如收電其流千載
之菁英也如翕雲子孫守之朋友傳之山川鬼神呵
之存則人亡則書書存安在其人亾哉往者司空與
侍御同籍南北言路並著直聲司空之有巨源侍御
之有伯璣兄弟也伯璣早失怙捧父書而泣履影弔
心故於故人遺文尤加意焉三過吳門寓家保御之
春雨樓茶鐺藥臼歛膝擁衾幾經點定而集成追言
往昔一德同朝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原件短缺

P3

人倫備而天道親後之君子有心於死生之際者其亦可以感矣古吳鄭敷教撰

附書

小序呈正幸大斧削不然爲弟藏拙可也弟於古文辭茫無所知竊讀尊選評最窺其大意一在間架段落而又以無段落中見段落如所謂草蛇灰線也一在關鎖起伏而又於無關鎖中見關鎖如黍律金鍼也敘事貴詳瞻而以簡要明體議論貴闕肆而以淡遠爲高使人知其立說之繇而患在乎務明已意繁而繁也使人知其學古之獲而患在乎剽其膚理生而不化也

其中肯綮不能盡披。而以此數端爲則。至於言必依于忠孝。語必出乎性情。此其大指也。弟所竊取於老仁兄。衡斷之義若此。雖荆川鹿門諸前輩。當無以踰之心。之精微不可得而形大方。斷削固非臆揣所及耳。讀兄之選者於此道當知所適從矣。

弟敷教頓首

伯璣道兄足下

徐巨源哀辭

并序

管韓遯之哀。獨孤申叔曰。衆萬之生。孰非天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懸抑。蒼茫無端。而暫寓於其間。耶。柳子厚哭張後。餘謂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佑不肖。是二者。其論皆不及孟子。孟子論天下有道無道。德力相役。而蔽之曰。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無道。皆天。豈暫寓耶。順存而逆亡。豈但殺善耶。孟子之論。則通矣。以吾友巨源徵之。則有未盡焉。巨源姓徐氏。吾師季良先生第三子也。余鄉舉出師。

門巨源二兄皆師事余吾師自邑令入西臺受黨人
排笮二子伯學仙仲學劔皆無所成巨源髫年雄駿
吾師自幸有子吾師歿游經喪亂文章意氣未嘗少
衰戊戌歲詒書數萬言以斯文見推約扁舟東下請
事函丈未及行而死於盜嗟夫巨源居今之世生今
之世肯讀書好古蘄然有以自見不可謂之非逆天也
天之全巨源也掠地免圍城免急獄亦免固非有意
殺巨源也然卒不免于盜手者何也豈天之殺善人
固其本意而假手於群盜與將亦視天夢夢所謂蒼

茫無端者聽盜之以巨源爲朝脯惜而不能禁與抑
亦今之盜皆天吏矚斯世有逆天而未亡者以是暴
天之短而信其屠僂與巨源計至余哭之而哀旣而
曰吾敢乎哉是忽忘孟氏之明戒而重天之怒也姑
爲詞以舒余哀書一通以遺其子俾讀而焚諸殯宮
且鑱之墓上巨源諱世溥江西新建人沒時年五十
一季良先生諱良彥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其詞曰
大江浩其西逝兮燦牛斗之晶光延津兩龍耿其未
沫兮乘帝車而下降散芒翼爲文章兮作人中之干

將嗟龍身之摧殘兮仍獄底之餘殃胡天公之憤憤
兮恣盜賊之昌昌維吾子之駿發兮熊頭角而先登
羅經史之義府兮陷文字之堅城衆皆望塵而却避
兮羗獨告余以未央期累糧而造余兮請示我以周
行子以吾爲識道之老馬兮敢自愛其瞽聾天之將
喪斯文兮盜亦縱其斧槍吾方恃子以自厲兮若將
援而喪厥肱繄繫撐犁及統格兮蒼蒼不獲保其嘉名
誠知皇天無老眼兮吾又何誣諉於巫陽惟吾師之
德烈兮孰竹帛而無稱逝將論次以報吾子兮指九

天以爲正苟素車之可要兮補三哭於友朋橫江流
而嗽詞兮吾得濟其有命上章困敦之歲陽月十有
九日虞山通家友兄蒙叟錢謙益再拜爲文



榆溪集選目録

上度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從宮詹錢牧齋先生求宋集書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候李梅公司吏部

答李自職論時文書

答李爾瞻論時文書

與陳伯璣書

與程士哲三札

附詩

遊洪崖記

小澗記

秦人洞記

鄢家山記

登蕭仙嶺記

西山諸靈跡記

興福莊記

弋陽王府記

簡賦堂記

鬚綠亭記

漢宮春曉賦

山居賦

愛秋光賦

懷芳草賦

易繫自序

周易爻物當名序

詩經偶箋序

琴苑序

漑園詩集序

黎美周詩序

賦篇序

影園詩序

余熙詩集序

玄遠堂稿序

食研堂集序

悅安軒詩餘序

楚遊詩序

三洲唱和詩序

萬思尹鳳陽詩序

附萬茂先序

陳伯璣詩序

張石初詩序

余小星苔園近菴序

劉士雲漪亭二集序

丁時之古樹齋二刻序

鄒士可近菴序

文水溪堂合刻序

壽李弘明先生七十序

壽分巡九江道王遂東先生六十序

送潘昭度先生開府南贛汀韶惠潮郴桂之任序

胡玉屏壽序

壽羅母序

劉徵君傳

附陳士業誌銘

陳烈婦墓表

附傅平叔烈婦傳

祭蕪湖沈青嶼侍御文

祭李雲將

祭少傅劉是菴先生

祭萬氏妹文

祭萬茂先文

庚子夏五月余養疴竹西主新安程士哲杜門
百日相與談說徐聘君交情慨然慕掛劍之義
其鴻章偉製世方渴仰就余篋中所有榆溪初
集古文五十餘首重事較勘又從鄭士介水部
借賦序三十餘首并聘君在時寫寄新作及別
集蒐采約共百篇選其足傳者五十七首是冬
十二月刻于金昌他未經見諸作尚多俟求之
嗣君方平及海內知聘君者以所收遺文補我

庶可盡榆溪之撰著云肥靜齋主人陳允衡記

榆溪集選

長樂郡
振興西
諸子名

長樂郡
振興西
諸子名

吳江
著

新建 徐世溥巨源

同里 陳弘緒士業

熊人霖鶴臺

康范生小范

謝良琦石臞 定

陳允衡伯璣 評

新安 程濬冲士哲 訂

上虞撫潘昭度先生辭薦辟書

二月十五日蒙南昌縣發下手諭以不肖世溥應薦者伏讀
震怛手足顛掉始嘗竊聞堅不謂信乃今果然三復無措恐

傷知人之明不收感恩之實有難處者二必不可者六近有所聞不安而未可信者一敢冒昧悉布之夫不肖一介下士師台因欲周知地方利病延及蕩蕩固辭不允始踐往役之義垂將二年經經守愿庶幾無罪泊師榮陟去德日遠昨冬詔旨初下省中即傳有是舉紛紛籍籍譁于道路親友聞之皆來見問不肖答曰無是也大中丞聰而慎且深知我愚聰而慎必不以愚人應明詔知我愚必憐而曲全之其為烏有不待言乃或不信疑有隱情輒復旁訊自熊生人霖輩對人皆為不肖辨之往往至于面頸發赤其執以為無有如此今也一旦所傳皆實必以不肖陰有干求陽為不知前此質語皆為飾詞懷詐之嫌無以白白難處一也。字下深識高蹈之

若茂先
便不作
此語猶
是少年
盛氣

士年長于溥材力倍之者尚有數人其間詭昧歆羨鑽營與得者蓋可數計就中褻徊在欲與不欲之間者亦復有之一以為海錯一以為雞肋一以為腐鼠不肖氣浮性戇舉止狂率發言措足動生尤謗師臺一朝薦及此人憎者益恚求而不得者轉生嫉媚高蹈之士復引為口寔虧名增詬兄弟不知啞其相笑無若氓之棄婦然難處二也不肖生二十九年矣在母懷僅七月而免氣體孱弱幼從塾誦穀藥相半以迄于今鬢未鬢髮已拔白每答一牋舌心為燥簿書繁劇決不能任抑而為之必至生疾不可一也十四五歲時先君攜至山莊不辨麤黍既冠析爨一切米鹽之事拒家人毋相聞每僕婢爭証交訴于前竟日不能辨其曲直無一語遣發但

寔情在此數句

令各去藉令坐堂皇聽訟何以拆獄不可二也所以忍饑寒
竭羸力而不廢學者亦欲微幸制科慰父母志願嘗私妄念
誠得與春明一第即陳情不仕歸田著書以自娛樂此夢寐
之所不忘也先人見棄未一觀場即應薦辟宿昔授書遺經
之意安忍恣然背之其必不可三也今天下何時哉驅馳三
四千里令不得對罷歸即屬萬幸假令選置殘破流離未集
國課不蠲起瘡痍之餘捶撻敲剝令出租賦實所不忍勢亦
不能急則民變不則必受叅罰甚而逮勘破家累後四不可
也若在邊遠巖邑席不及煖布置未備倅有非常即捐軀以
殉耳無益于國徒損鴻毛五不可也即以前師台之福獲在善
地而野性未馴驟令受事如猿處囊通身不便萬不能以父

母遺體朝夕跪拜迎送不知誰何之人凌風濤犯霧露戴星
履霜行殆以護冠帶非所能也昔韓愈乞晨出于張僕射陶
潛賦歸去來辭此皆古賢高致不肖遠無二公之才而有其
野今若上韓公之書即恐開罪僕射賦歸去來辭即刺史追
檄隨至聽叅矣其不可六也近郴州袁生來言咨中及艾生
南英云云夫艾生博聞強直遠在不肖上特以敢言多怨然
當壬申之歲師台再三見召不敢應命而卒為師台邀致溥
者非艾生與若以不肖為無狀耶失人之過不在艾生今也
薦溥而斥南英此又不肖之所不安也袁生云咨稱不肖面
折艾生于師台座中不肖固未嘗與艾生合堂同席且師台
之所以取不肖者必非為其能面折人而罵坐也袁生其浪

傳乎。違先志則不孝。應命而致債事則不忠。負師台之恩則不義。備此數者不得立於天地之間。尚何面目復圖執筆墨侍恩師左右乎。部咨且至。祥禫有期。伏惟師台矜其愚鑒其誠。力爲辭免。則不肖幸甚。風有將仲三章。雅有鹿鳴四牡。皆不肖之至情也。伏冀垂啓。

是時爲乙亥。巨源年二十九。身在巖穴而名已震于京師。讀此詞旨。激昂雖與叔夜之書並傳焉。可也。戊戌春。巨源謝世中。更二十三載。始終不出。亦足以報潘公之薦矣。

答黃商侯論保舉書

往年于行卷中得讀兄文。嗣與貴郡諸公遊。則益習兄爲人。近從李大司馬左右。不啻聞之稔而服之素矣。心雖仰止。草野之性。常不欲無因自達。兄乃儼然先教。又申睨之開緘。一行卽及先人仁者之言。幽明俱感。讀未竟。已心銘矣。今天下紛紛多事。聖明日下旁求之詔。誠欲獲如兄者。庶足建顯烈以慰延佇。顧弟何人。亦附後車哉。少本駑劣。長而惰游。承先人之庇。衣食纔足。隨俗學文。所傳于師者。不過比偶八股講章數部而已。于世態人情。十不知一。于古今成敗。百不知一。于當世之務。救時之略。無一知者。大中丞過聽虛聲。謬以入告。與兄同稱。非其倫也。昨接大司馬書。驟聞此事。驚悸欲絕。

賈誼陸賈復起不易斯

人亦孰不願報主誠自知其不能也方今天下之患不在于求賢之途狹而患養民之道微不在于百為之不振而患振刷之未得其方夫小臣救過不暇勢必媚大臣以求寬故操切而權愈下移權在下則拙者憎者易于求疵巧者愛者可以高枕故綜覈而功罪仍不當其實如是則事何以立事不立患益多不免日求足用以為集事之計賦日重民日貧四方盜賊安得而不多蠲免無受賜之實加派有不返之勢言者有不測之恐優容復有意外之罪是故威失其所以為威而惠失其所以為惠譬如有人百節皆病不思致疾之由休養焉以審藥餌乃顧日求不知誰何之醫于四方將使新進之醫持未達之藥治不諳之病而責旦夕之効愚未見其可

中 字字切

也當萬曆之世宴安優游如人醉飽無事耽臥溼處以致經絡痿靡而不覺痛東事之始發難也直猶惡瘡發于臂膊而已當事者不知就毒攻毒內固元氣外施鍼石而遽騷動天下以奉一隅師未出而氣先奪此如疽方赤腫庸醫遽曰是不可起之疾也主人驚懼不顧而驟服峻劑劑未必達疽而臟腑先受傷迄今十七八年浸淫虧損以至疥癬瘍癰噎脹消渴走氣刺痛徧作矣于此之時舊在療者習其病苦不勤以休養元氣緩審所宜而欲求驟進之醫各持一鍼各砭一穴各丸一艾各灸一方假令今者中丞之薦萬不獲辭則兄將為之灼艾乎針穴乎立方乎此弟所謂不可也科目之來久矣當開國草昧之時而曰薦辟不如科目是謂謬愚至于

妙喻却
有地步

今三百年功名之路既一其格日以益尊舉天下聰明才俊之士竭力奔赴于中矣豈復有舍是而趨萬一或由之途者哉敢問兄將以為薦辟他日能與科目並重耶抑未可知也今之科目太醫院之醫也由薦舉出者草澤之醫也太醫院醫位分定格勢成寅寮各相為以為紀綱苟不至于殺人雖冠帶襖而頭項可存草澤之醫固院中所擠也乍進一方今日服之明日不効旁進數語而主人之怒有不可測者矣夫積習固不可變而成格固不可移頃者主上嘗有志于重武矣臨陛而策之金盃之賜袍馬之榮隆于文榜然垂今六年鎮總參遊不聞能自行一事自建一言其仰文臣也奔走趨奉無改曩時夫非主上固欲揚之諸公敢故抑之也積威約

悉是貨
殖滑稽
之髓

之漸所從來者久也然則將來薦舉之輕重視武臣而已天下耽耽孰不苦心竭力以營一第隨例而謁試得雋為科甲隨例而聽選人人可以為翰林太守令尹何者例然則莫之求多也譬如行媒講婚隨例納采至期莫雁但非男子無不可為婦者今日薦舉則越溪之購西施漢殿之推王嬙也苟非夷光明妃其面立見吾恐眾方羣起而笑之此弟所以萬不敢出也中丞公不先見諭使弟驟受驚憂三日以來不知所出吾鄉先達如劉子高極邀眷注楊文貞位登師保皆貴郡往事仁兄勉之矣承索典例弟無可查者若求故典則有會典與條例在薦者似待吏部彙奏近見邸疏四道率多微言深文進退于此可裁朱禮垣疏中已以百里之說懸待孝

感歎之
極非獨
看得透

廉以廣文待諸生被薦者矣。仁兄今冬北上得捷甲榜或特
簡清要亦未可知。如弟不才。餽學官已將十年。少加自愛。再
十年旅進。應考。徼倖不被宗師降黜。安往而不得廣文哉。使
旋聊佈腹心。仁兄以爲何如。嘉貺謹拜雞筍。莢豉。至機杼菁
華。非孤子所敢服也。附謝不盡。

韓柳諸書多求進以世方嚮治也。使巨源爲此言。安得不
興世道之歎乎。○此書學國策。故近蘇氏父子。

從宮詹錢牧齋先生求宋集書

今天下之有牧齋先生也。文章丰采爲世所宗。天下之士思
一望見其顏色者衆矣。古之君子于當世先達偉人莫不汲
汲焉願與納交。然或欲一見而不可得。欲致書而無由。今不
肖之于先生也。知其名在垂髮之日。而通家在未生之前。豈
非厚幸然。自己巳春奉教以還。不通問者又三年于此矣。夫
以世所願見之人。幸列通家之好。而不通問者。輒三年于此
矣。其踪跡不可謂不疎。乃不肖服膺之意。固未嘗少有衰者。
昨冬得讀先生諸古文辭。李先生祠堂記。冲澹曲折。徐紹虹
墓誌。雄逸奇變。書陳敬初詩。後辨駁嚴暢。稽考詳貫。蓋考覈
之文。古人猶難之。君家純中與浦生墓誌。則子瞻之狀。幼安

論虞山
文數語
極肖

昌黎之寫鄭羣不是過也。其餘譽無溢美文不揜實而往往錯綜逶迤頓挫感慨未嘗有數行徑直率易之文。是今之爲古文者殆以牧齋先生爲最精已。又從方伯昭度潘公黃黃石諸公知今天下之藏書惟牧齋爲最富則與不肖之好又大有同焉者。家大人驅馳四方所至惟收典籍所藏不下二三十車往往爲諸兄弟持去其歸不肖者僅五之一。後稍稍收殖數歲之間于所宜有者殆已有之。顧集苦不能備凡可致者必力致焉。不則假貸錄之未嘗玷闕人少許故人亦樂假之。非敢曰吾必能涉焉以爲猶賢于聲色狗馬者之爲。又性于他玩好不宜故于此道貪而不止。竊聞大笥所藏有畢仲游西臺集蘇叔黨斜川集原父貢父奉世三集。此三集者

世所希有也。以世所希有而吾必欲有之。或以爲好事以五君子之精神幾將泯沒于世。幸遇大君子而不公諸同好焉。吾知先生之不忍也。敬因秦淮書估之便奉求貸錄。明夏繕還。如以爲不信則此書其息壤也。悚息悚息。

借書極平常事說得波瀾可喜此爲真文章

答錢牧齋先生論古文書

暮冬拜教并得所寄文粹反覆來章高言如綺不肖于先生固以當世所宗嚮往不敢後人而長者下交抑何慙慙不遺若此耶六君子序此殆先生發憤之言寄託之辭也以眉山自况以金陵譬當國者旨幽而顯言毅而辨斷曲而有直體聞之者足以戒其是謂乎來教曰龍門昌黎安身立命在何處竊觀古之作者莫不期于自達其性情而止要以廣讀書善養氣爲本根極至性原委六經所以立命貫穿百氏上下古今縱橫事理使物莫足礙之所以安身也子長之自敘退之之答李翊書其致可槩見矣如必曰某處爲龍門所安身是卽非龍門某處爲昌黎所立命是卽非昌黎矣那叱折骨

○文○中○三○昧○
 還○父○折○肉○還○母○始○露○全○身○為○文○之○境○何○以○異○此○此○非○故○為○推
 墮○滉○漾○不○可○致○詰○實○以○平○日○用○功○經○悟○所○見○如○斯○以○先○生○下
 問○輒○復○罄○陳○求○正○固○未○知○有○當○否○也○若○云○諸○家○各○有○門○庭○則
 各○以○其○所○熟○為○其○所○出○竊○嘗○論○之○韓○出○于○左○柳○出○于○國○永○叔
 出○于○西○漢○明○允○父○子○出○于○戰○國○介○甫○出○于○注○疏○諸○文○子○固○出
 于○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
 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顏
 魯○公○不○似○張○旭○也○當○其○率○爾○時○露○熟○態○往○往○望○而○知○為○某○家
 文○章○亦○如○米○元○章○所○謂○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
 若○董○玄○宰○之○不○能○離○米○米○元○章○之○不○能○離○褚○也○鄙○意○如○此○不
 識○先○生○以○為○何○如○若○別○有○所○謂○安○身○立○命○者○則○願○明○以○教○我

亦是通論非止獨詣也

求明反
 晦註家
 通病

矣○承○教○韓○魏○公○高○文○典○冊○不○當○謂○其○不○文○深○感○切○劇○此○蓋○不
 肖○戊○辰○歲○所○作○于○時○筆○穉○心○粗○如○此○之○類○失○言○尚○有○數○端○既
 而○悔○之○微○先○生○言○亦○久○知○其○非○也○重○以○嘉○教○敢○不○祇○承○來○教
 曰○寄○廬○小○箋○偶○興○之○書○也○偶○興○如○此○足○以○傳○矣○苟○非○其○人○而
 能○若○是○乎○夫○釋○國○風○者○常○失○之○淺○解○雅○頌○者○常○失○之○深○杜○子
 美○忠○君○愛○國○顛○沛○不○忘○感○時○諷○事○援○引○極○博○後○世○多○不○能○究
 其○出○處○是○以○不○能○明○其○指○意○所○存○至○牧○齋○而○始○發○之○然○竊○謂
 攷○據○確○核○之○中○勿○涉○鑿○鑿○附○會○之○態○則○作○者○之○意○更○不○患○其
 求○明○而○反○晦○此○又○溥○所○效○于○先○生○耳○春○初○賊○氛○震○隣○日○行○山
 野○思○為○歸○田○之○計○敝○鄉○民○貧○賦○重○而○追○呼○頗○急○蕭○牆○之○憂○未
 知○稅○駕○何○所○得○長○以○靜○晝○焚○盟○致○書○姑○熟○即○無○量○之○慶○矣○因

家仲吳遊輒附此緘紙盡不復贅談
所自得者既已若此亦可以獨樹一幟

立根
侯李梅公司吏部

蓋古之大臣樹功名流明德于後世者類皆親近賢人而後
克成輔世之大業。虛已冲退樂易無隱故能使賢者盡其誠。
又必能兼懷不肖而後能致天下之賢者。請自隗始燕昭所
以徠士。類執者常百餘人。周公之庭所以無遺賢也。溥不肖
少誦先生之文有日矣。及長聞其崖義峻絕。干謁屏迹。銓政
一清則益慕其爲人。顧以身微道遠無繇自致。且亦非所習
也。乃者閣下舟次南浦。不以溥賤且不肖儼然惠駕先辱臨
之。溥旣失迎。又以他役十日不奉拜。而先生不以爲罪。及其
伏謁也。急迎見。改容而禮之一坐。盡言而無隱。嗟乎溥者一
陋儒耳。何宜後生而辱先達。勤勤若是。乃私心則益服焉。非

爲感其先施而隆禮也。于其冲抑無隱知先生能使人盡其誠于其不遺溥之不肯知其能致天下之賢者也。則是將建聲實垂休烈于無窮者。今非先生其誰然其于溥則始終竊以爲過矣。意者此郡之賢俊有未聞于左右者耶。抑有先容溥者而未察其愚耶。溥幼好宋漢之書。負性簡僻。非意所服。雖尊貴前進相求。輒避匿不敢請見。里中先輩多鄙違不與交。而姻亞中最尊顯。號稱長厚者甚且以爲怪物。排斥而擯阻之。不遺餘力。夫何戚里若彼而異地若此。蓋近者多悉其不肯而遠者誠未察其愚也。宜乎先生之待溥有非今世所見者也。豈惟今無之古亦無之。昔者韓退之嘗自通于宰執矣。三上書而不獲見。其于襄陽陳給事也。蓋皆先以書自

是一句
愈肯證

達而後二公禮之。非于孟之能先施韓愈也。故先生之于不肖。殆古之所未有也。仙舟遙歸。以風雨閉戶。不及謁別。欲獻其所言。而又鄙薄無足聽者。因郵報之便。輒附一函。以道區區伏惟垂聽。而勿過施焉。不才幸甚。

李公冲抑之風。近世希有。非獨巨源之言爲然。而巨源之言益信矣。

答李自職論時文書

癸酉一別不獨不能相從鹿鳴之筵而青青子衿且化爲麻衣如雪矣古人云五鼎之祭不如三鼎之養也此後卽附驥騰驤王路乃更不如諸生時承歡庭闈每一念至五內俱裂不孝之罪如何可言夙昔所爲歌詠先王屬辭比事鈎深致遠者今已卹然都廢忘矣仁兄遭繼母之喪乃能于衰絰中匠心構義作爲文章而且翰教殷勤不遠數百里降而問于不肖此仁兄所以恐弟忘故業而誘之肄習也捧讀之際感激無踰顧弟何人乃足齒及垂問如此哉昔者聞之于師時義一道必先究明書旨相題頭面清神志順脉絡而後爲之譬如學書者由左及右由上及下以爲布置先學執筆次觀

古帖以習規矩博觀古今之變相其肥瘠疎密之宜以定章法此雖鍾太傅索征西王右軍不能易也一題必有本意本意必有餘意餘意必有證佐以此求之何患乎文不能克暢而明達一題必有數字一字必有數義一義必有諸辭取其離者較其合者以此求之何患乎文不能宏博而變化且夫以學者之語繹聖賢之言代聖賢爲說固不能一語而卽合也苟能一語而卽合則大學之道還其四字天命之謂性還以五字而已又何必爲是比偶引伸而長言之也哉題質而我文之故曰文題幽而我顯之故曰章文章者敷揚講繹以釋孔孟之言者也不能一語而卽合則必將順首至尾推求引證條析縷貫以求合乎聖賢之言卽不然亦必從容貫穿

定論却
是制論

比物連類以期伸乎吾說而後謂之文章以此求之何患乎不能絢爛宣朗委蛇曲折而汪洋晃曜哉昔人有作水賦者終日不得一語或教之曰何不于水之上下四旁求之于是其人覃思數日選義考辭凡爲水賦遂得萬言此求諸題外之說也扁鵲視病望人顏色而知其死生所以然者長桑公飲扁鵲以上池之水受其禁方能見垣一方人凡治病皆先觀其五臟癥結而後治之故扁鵲醫高天下此求諸題內之說也以兄下問不敢不盡其愚原稿輒率鄙意妄評惟兄勿罪之也

如此看來時文非小技也取科名者何必爾哉

答李爾瞻論時文書

夕陽朱邸之會忽焉三載別來幾何彼此皆爲孤子古語云
人生實難歡日苦少戚有餘而謝太傅自謂中年傷于哀樂
若弟者乃徒傷于哀耳何嘗樂耶莊子稱一月之間開口而
笑者不過四五日而已莊生達人故應善笑一月之間得四
五日弟方怪羨其多而彼猶以爲少或者此固寓言託諸盜
跖不然則此書作于陟岵之前不然則仍是栩栩之夢耳往
先君在時家累不及心閒無事時時爲文章自喻適志雖不
能佳要足愉快不謂未壯奄罹此禍自遭變以來春夏讀青
烏經秋冬行山下兆間在館中又有家人米鹽凌雜之事不
時相聞租稅追呼之苦里胥衙役頗相督責蓋荏苒不樂志

氣憤亂行年甫三十而臣精銷亡已殆半矣。吾兄不忘風交遠示新作流美克裕視前有加可謂克自奮拔不墜先志者來書謙輯匪學伊教一得之愚何敢不盡弟聞之性情者文之根本也。經術者文之圃也。歷代史乘昔人事辭文之雨露膏澤也。諸子百家文之旁流支潤也。芟而崇之存乎儒先脩而藝之成于前輩大家君子植其根于六經之圃而沃之以子史羣書正之以先儒格言萬法乎先正然後其文能淺而深約而備茂而有間與漢史唐詩並行天地乃爲一代之制義云爾。聖賢之言至當不易萬物皆備語其至也。所命之題一字不可出入語其備也。天下之理皆得至乎其中。故夫偏者可舉以見全。旁者可引以喻正。非者可反以證是。縱橫博

極期歸至當天下有一言一事一物不可入于文章者無有哉。自有制義以來名賢鉅公才質殊量單思力學極其所至各成一家是不一致而或專尚英奇或偏趣僻奧或務爲蕭散或特守嚴正或盛陳藻彩或刻意空澹是皆一隅之情非通見也。夫制義鼓舞文明繪畫理象各有自然不可不似譬則樂也韶夏冲容大武蹈厲廟堂疏越燕饗和會下至里巷歌吹召客上壽必爲好音送葬徹奠必令悽惻此自然之理也。又如畫者春山欲其媽潤夏林濃靄秋水澄潔冬嶺肅穆晨漁緩出暮客遙歸此自然之象也。又如鐘聲洪雅絲竹靜遠石烈革渾匏函木樸此自然之質也。故凡題性命不可以屬辭典故不可以空素治理不可以寒儉風刺不可以直指

發端不可以盡言。更端不可以遽已。如此之類固難槩擬。乃今或曰我文欲孤高。我文欲曠遠。槩以一起苟非其題。失必滋甚。譬之猶以孤松寫春色。秦軍鐸于廟楹。氣象固已不稱。且彈鐘使爲高山流水。曼笙使爲更漏。抑亦必不得之數矣。又或曰我師某人。我法某人。夫所謂某人者。又何所師。何所法乎。王文恪之後更無王文恪。後起而與之並驅者。唐應德。鄧文潔也。歸太僕之後更無歸太僕。後起而與之方駕者。趙高邑。湯臨川也。夫文肖其題而至矣。不必學某人也。陳止齋之于蘇氏肖矣。究竟能與蘇氏並驅爭先乎。弟嘗謂優孟古之極善爲文者也。衣孫叔敖之衣冠。抵掌談笑而使其子爲之泣。君爲之驚。亦曰肖其題而已矣。彼欲拯叔敖之子于負。

妙論

薪者優孟之題也。故以其衣冠談笑爲其文章。卽妙絕動人。假令復以孫氏衣冠倣效他人。則其子必笑。人主必怒。豈得復爲滑稽之雄哉。蓋嘗讀謝惠連雪賦而得之。其言曰。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縱心浩然。斯言可以槩爲文之道矣。司馬相如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人相關。忽然而睡。渙然而興。若此者。則所謂作賦之心也。以作賦之心爲制義。推之古文詩辭。亦如是焉耳。尊公之悼遠不及知。卒哭已過。生芻一束。徒愧昔人山川悠遠。何時一爲傾筐之論乎。春茗雅孟附謝不既。

湯若士袁中郎而後能爲此快論者鮮矣

與陳伯璣書

歐天敘歸得手教欣然如面也弟在靖安有詩云羈旅客中
客亂離身後身念此爲我兄又復潛然人至靡家亦已悲矣
旅人又不得卽次豈不可憐哉文章山水要不能於窮途領
略但博得幾韻酸語則生事又復關心矣將來亦思一長策
乎承示牧翁于弟可謂稱許之極上下百餘年縱橫數萬里
而獨以徐生爲可與于斯文者何敢當哉能不感哉却有一
說牧翁之于古文于子之于時文議論極正學識極確而晚
年皆歸于罵人此亦非雅而弟之受兩公推戴者將來且爲
衆射之的人情然也竊謂一代真儒年望八旬力齊韓柳惟
當正教後輩鼓舞人才此是大方正道至於小夫俗流不足

以膏斧鉞者罵之適成其名耳世原不視彼為壇坫之人而
吾反攘臂謂不當俎豆之哉此乃所以俎豆之也何如何如
秘之不足為外人道也惠墨佳甚錢集留心近作苦少副本
僅數篇附正黎美周二郎有書奉復未攜來城容再覓寄一
書答牧翁并康小范書煩致去

持平之論却是深文

與程士哲

高館張燈有言必盡仁兄愛我深矣一詩以記傾倒愧未敲
推幸教之并內之伯璣詩序札中馳寄勿使浮沉為祝

苦雨百日小晴即涉江訪士哲社兄便宿高齋為快却

懷伯璣元水兩兄是日遂補入寄序之函

一春扶杖怯平蕪五月披裘問友于雲樹裴王如昨日濠
梁莊惠有新圖風吹衣袂儻儻舉晴覺山川處處殊可惜
劍江橋港客天涯明月汝偏孤

又

有食樵而不懷好音者故不得以野苹更填其壑事之不濟
殆有天道焉夏君故自濯濯未可同論也小詩呈覽雖城中

題而句就于山以此辨村郭之優劣矣兩箋致博翁不及作字來者欲趁早涼也

載石篇奉謝士喆社兄即致范祖生使君兼謝谷聿

有

春杪湖西趙憲副南康范司理期余會于南浦以山中遲聞事羈未出比入郭則已皆行復僑居谷氏瀕還而喆兄見貽歛硯舊物也既佳且古足慰旅空遂載以歸到山述此為謝以報范公蓋范公書有共浮

大白之句且余比者擾谷和陽氏為頻也

饑驅冒美名文之乃曰游枯楊已過時無稊孰汝求鳩媒詒鳳皇布穀醜鳴鳩鳩瘖自中春入夏凜防秋情知亦早計勉強豫早謀貴人賜顏色一酌勝千籌賤子因稱貸慙

期成阻修時賴布衣交杖杜歌道周乞者貪醉飽昏昏復苟留歸時南風吹袖若輕雲浮幸有一片石可以鎮虛舟持此謝殷勤將無笑蒯緱

又

前日天未明舍弟一畊僕索札于城中購藥弟以殘燈贖紙草草一札託問紅鉛知不可得也亦未知此魯人能致札于貴寓否若小价所持來答翰則居然長公妙贖矣重以佳詩益滋歎服尚圖屬和然珠玉在前恐邯鄲却走耳鳴玉兄所云如何若欲緩頰當即相過新漲初平可以安渡或弟以書往亦可春來頗儉得此便足療饑也近寄伯璣詩附覽正

施偉長過別山莊因留小憇為託寄懷石橋流寓陳伯

幾 甲午七月

酒薄知慚勸聊因緩別離憑君傳一曲爲我道相思老覺
山居便閒嫌遠信虧關心誰最劇石港有蛾眉
流寓何年已天涯老此人漫云衣帶近徒使夢魂頻山隔
雙魚澁秋爭一雁新茅亭孤月上只盼客星親

巨源玩世寡合而與二三窮交有若膠漆撫玩詩翰不勝
人琴之感

附

寄巨源徐徵士 辛卯十一月

玉淵陳允衡

亂後心知見面難忽遺雙鯉感千端天留徐孺辭三聘世
擬陳羣屈一官家散久甘投庶隱

余旅人樓顏猶記署川
于江上

觀

徐別業臨湖
題樓居川觀

榆溪樹色今何似乞取他年畫裏看

干戈滿地竟何如閒却英雄望後車著述飄零名自重間
關俯仰計非疎經年幾宿香城寺盡日誰敲沙井廬若問
客懷與生計惟餘吟榻送居諸

將去章門榆溪書來方營草堂期渡江持別却寄一首

甲午
臘月

欲來遺短札將去動深思江外如千里人生信幾時爲園
居始定招隱約難遲積雪空山夜應成惜別詩

